

峴泉集卷之二

轉二

者山無為天師張宇初撰

序

太上混元寶錄序

物生生之不息以天地乃奇器也雖律曆卦文所不能測故神機鬼藏也八卦甲子卯卯子納甲之說皆陰陽相勝之術是可以造乎卦象者也其始末文理未始不貫通也然世傳褚氏蔡氏本皆止於時物文理哲而下有二十一句乃朱子所深取者則褚氏張氏本為正也推是而言之三章之分雖曰各具一事然明體達用以至體立而用行其非明乎動靜之機死生之說者所能至哉非黃帝之書亦必商周隱君子所作也信矣孰可偏於道偏於法術語也哉

峴泉集卷之一

通之立教先天地為之始而後天地不知其終也其始於太上世惟傳黃帝時號廣成子帝嘗往問道崆峒山後乃鑄鼎成丹而上昇矣及考之傳記見之他書皆曰生於殷為周柱下史後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太史公謂二百餘年時稱隱君子謚曰聃孔子至周嘗問禮焉周衰去而之秦過函谷關關令尹喜候氣而迎之強為著書乃述道德上下篇以傳世云按氏族之書或謂周氏李乾娶于益壽氏女娶敷生子耳字伯陽又謂李氏出高陽氏子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氏為理氏其後李徵娶和氏逃罪於紂食木子得全遂改曰李又謂李靈飛得道娶尹氏生老子諱弘元字曜靈或曰伯陽或曰老萊子或曰太史儋其說非一若黃帝之先自三皇開闢之初已有之而相傳歷代應化神變動百千

劫而不息是實錄之作也其必有考焉夫神之無方可先後可有無其視千百載猶一息故不可以形測以跡求也是故以不可言謂之道以無名觀天地之始以無欲觀其妙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不爭不盜而使民無知無欲此周衰將以厚俗極化以遷乎素朴而已矣使當是時俗流化薄而復訓以有名有欲有為有言之道又焉知乎曲所以全枉所以直壅所以盈弊所以新也哉以是乃鎮之以無名之朴不知孰為道孰為仁義則復古矣故其言行於秦虐之餘漢興以清靜濟之猶水之解炎也此先黃老而後六經也乎蓋以一時之尚而言之其謂老子所貴道虛無因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良有以焉後之君天下者代師而用之見諸其緒餘者祕之為天經洞錄發之於靈書隱訣修之於身可以登真躋景施之於人可以濟世利物是乃兼乎內聖外王之道焉若拘夫鴻生碩士之說一以莊列若教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因雜之中韓刑名之流直

有不可者也矧甚則以浮誕空寂病之乎然實錄之所紀載詳備若此豈得一出於私所尊大以取惑於世而能傳之之久若是哉今皇上以天授仁聖自有寰宇首註道德上下篇是資以清淨之治矣吾道之幸孰有加焉洪武十五年設道錄司吾山曹公希鳴實職焉希鳴以道行誠篤日承寵光度越前代是豈非有以贊清靜無爲之化而然哉暇日考訂是錄尋绎以廣其傳間屬敘其端顧某忝竊是懼豈容述其首然而神化玄通之道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於斯見矣謹爲之序。

### 龍虎山志序

韓形名或聞之方術怪誕蓋將有不得而毀斥爲異端者乎故太史遷以其動合無形澹足萬物指約而易操道家者流則古有之也必矣是以關尹莊列之言有以發其未盡而柔弱謙退之言足以極周衰之弊而範世軌俗馬得以幽玄視之且神道設教豈將輕後世以取惑哉迨列國而下秦之茅君漢之我祖天師吳之許葛皆其尤著者馬天師鍾不世出之姿親受于太上由是三洞經籙符法之傳祕於九霄十極者靈詮奧旨盡降於世乃遊蜀之吳而錄丹龍虎山山之名於天下者居福地之一而與三茅閻皂並稱焉我張氏留侯而下四十八世矣有非二山之足儻也歷魏晉唐宋代有褒崇典秩具備若山川之勝宮宇之麗人物之繁仙跡之異通行之神蔚望之顯代之慕假欹盤者或美之於詩文垂之金石相傳達二千餘載而嗣之者愈久而愈昌栖之者彌遠而彌廣孰非上世之濟物利生禦災捍患其玄德綿連有以陰祐生民上裨王化而能傳之不息若是之久

且著哉抑亦山靈川厚有以呵護資毓而然也乎是山志之不可無述也元皇慶二年春玄教嗣師吳公集爲三卷進於朝詔詞臣元文清公程文憲公寶序之而予曾大父留公大父太玄公遭際寵光烜赫當世獲紀之典籍榮亦至矣我朝先公沖虛公在先皇之始元累覲

天顏眷渥猶至而余之鄙陋早蒙教章上承殊遇官守易新已而今

### 上嗣位首承

○召命蒙恩兩朝博厚之仁鴻厖之澤莫得而盡紀也間病舊志多踈淺凡近竊有慨焉或謂值兹盛世非加以稽古索隱以成一山之盛典豈不使奇芬偉躅渾鬱漫若珠玉之蔽於淵藪其實可矜而忽不收襲亦豈不自棄也哉予雖篤志而學有未逮焉講師李唐真涓修篤厚乃命搜訪其遺缺而仲氏字清志銳而才敏力贊成之遂折爲十卷將完而善士嘉願壽諸梓能無一言以志之哉惟道之在天下與天地並行而不違其存於人者

昌大而已矣能志是而弗替則善承其已著而垂裕於將來宜與山川同其悠久其有已哉然世遠代異或不能盡其紀載而後之慕其餘風遺烈者未必不有取於是焉敬借序于首

漢天師世家序

易曰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盈天地間古今不息者道也能顯明於道則功用之神具見而合乎德者故可與應萬變而贊祐於神矣是所謂參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太史遷曰道家無爲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而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良有以哉太上生於殷爲周載室史復遷柱下史以神化莫測之跡代降於世爲玄黎宗我祖漢天師蒙留侯遺澤嘗親受道於太上由是仙經洞簫秘劫不傳者悉降於世繼以降治妖魅服鍊神丹功成沖舉以劍印傳於奕代者今垂千五百年雖運移物改繼承不替其非以清靜無爲之教功用之神有合乎天德而足以贊化育者歟迨今

凡名山與區靈跡具存此其子孫流芳之遠榮達之久信有以陰翊

王度博施生民者蓋可見矣漢末而下居龍虎山者岩栖谷隱脩鍊以自壽宋初漸以道行稱於時暨大觀崇寧間虛靜真君出焉其

神功妙應一發於御氣鍊形之實而後益振有足方駕於前矣其下莫顯於曾大父徽山公大父太玄公也凡其榮禱禱祈之著遭際寵渥之極當是時奇徵茂跡雖簪纓縉紳之士莫不禮敬之視前或有所未逮焉及我

朝先君沖虛公光際聖朝混一海宇其崇資偉望昭赫一時榮被終始又豈昔之可倫儼者哉其爲神明之胄必若是乎某以匪材庸質仰紹先烈惟忝竊是懼代蒙

承先啓後者爲難哉末降以來棄實趨華競於勢利者衆矣苟不能造詣其學輝光其德以亢厥宗可得謂之克續前人之緒乎是豈足知夫昔之授於太上者德行之隆勲烈之大其相傳之無窮也果何使之然哉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後之來者尚必自勵其有以章述者焉斯爲不墜其教矣其曰世家則本諸史云

張氏宗系後序

古者受姓命氏莫非聖賢之後或以國爲氏國滅而氏存其世遠族湮者固常有之譜牒之製史設局以掌之及局廢而學士大夫家自爲譜所以叙昭穆別親疎使凡爲人後胤者知存尊祖敬宗之心是乃君子所務之大者也張氏姬姓系出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狐星世掌其職因賜姓張氏殷張穆子唐堯時張果皆以仙名遠周宣王時張仲爲卿士其後張侯爲晉大夫至三卿分晉張氏五世相韓太史公以爲張本韓公族也韓滅留侯良

聖恩猶深戰慄間以世家顛末未白於世懼有遺缺昔侍先君手舊編一帙授傳高道同虛謁宋太史濂序其首而未暇整緝以行然舊文辭意冗腐借用刪校增次以廣諸梓庶以成先志也嗚呼物理之有盛衰也思所以

以繫秦始皇執仇遂更姓馬舊譜始侯爲初祖上無所載焉嘗觀其略因探索以備遺缺侯本沛之豐邑人佐漢高有天下遂封侯起家至七世多以功烈著傳暨唐列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榮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人封侯者八人至十世而生漢天師父桐柏真人自沛遷杭嘗過鎮江之丹徒縣有留侯廟而常州仙跡亦名張公洞意必德其惠而祠焉其後因居浙矣漢天師生杭之天目山是爲玄教之宗嘗以修鍊神丹及劾治魔鬼道吳遊蜀遠家信之龍虎山其傳緒悠遠盛倍於前史弗之察以謂留侯再世國除即意其嗣絕殊弗知流裔南北若是之繁也自漢天師十世而下丘隴之完系序之存凡居龍虎山者二十八世計侯之上遠不可知者通爲五十餘世矣其支屬之殊同出處之顯晦則無所稽焉或傳閩之石筍信之上饒其張氏皆族也間見其子孫故老猶能道說舊故而求其世次則亦無從考質焉若夫江東西

之間世稱穹爵令望而國朝崇尚不息者鮮與之倫其非列祖之神功玄化德被四方而能若斯之昌且久哉抑嘗慨夫世之好誇舉者每爲譜以自眩其間攀慕貴顯傍引曲證者多矣其於孝敬之心果何在哉而我張氏以神明之胄迄今千有餘載論者徒以繼曾虛玄之宗而已又焉知夫重珪疊組蟬聯而不替者代有之特或文獻之有不足者歟然其未能大白於世者前之人於求本之志有缺故當時鴻生碩士無一言以及之是亦甚可愧惜者也矧今宗裔視昔則十不一二其消長盛衰猶深有足感歎者焉可復失於整輯也哉顧驚劣無似弗克負荷常懼驟墮墜明凡役事外者一切斥絕務一返乎內而至於垂世立教之道亦必因言而後達具著焉由是觀之遊方之外者豈以言爲無所用也哉蓋其於言也若太虛行雲澄淵微瀾隨其動止而成文不可以跡求之也歟與儒之於言也達則雄邁放逸之情肆窮則羈旅感慨之語發者異矣雖然其道隆神化之久與天爲徒又豈必以言之有無而後謂之仙哉三十代祖虛靖真君以靈悟宿植造熙洽之朝在崇寧靖康間懲廟崇道尤甚而真仙輩出與真君上下一時者若徐神翁王文卿林靈素也凡祛禁妖崇平潮孽祠禁檜往往有異徵既而國運艱否預達災朕及致風霆晦雨可不警勉焉則古之譜牒之製所以敦本之

道爲不虛設矣茲述其槩於編末以紀其所自其發揚潛耀尚有俟於當世大手筆焉

### 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後序

宇宙之間鍾光徽靈淑之氣者惟人而人脩乎身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固凡蘊蓄之素者其能已於言乎雖老莊氏之學隋肢體默聰明凡役事外者一切斥絕務一返乎內而至於垂世立教之道亦必因言而後達具著焉由是觀之遊方之外者豈以言爲無所用也哉蓋其於言也若太虛行雲澄淵微瀾隨其動止而成文不可以跡求之也歟與儒之於言也達則雄邁放逸之情肆窮則羈旅感慨之語發者異矣雖然其道隆神化之久與天爲徒又豈必以言之有無而後謂之仙哉三十代祖虛靖真君以靈悟宿植造熙洽之朝在崇寧靖康間懲廟崇道尤甚而真仙輩出與真君上下一時者若徐神翁王文卿林靈素也凡祛禁妖崇平潮孽祠禁檜往往有異徵既而國運艱否預達災朕及致風霆晦雨可不警勉焉則古之譜牒之製所以敦本之特指顧間其道神行著誠足以羽儀

天朝澤被含品矣雖相去數百載至今人猶道慕之豈務誇一時而後竟泯無聞者比哉舊傳應化錄載述勲行詳矣太真君流示世教之語陶冶性靈之篇又皆足以警迷啓蔽非遊神於胚暉塊乾之初蟬蛻於轄轔塵滓之表無毫忽足以介其中者其造詣能若是哉四方傳誦願見者惜不得其全往嘗刊布久亦遺缺間求之名山重鋟梓以廣其傳庶俾冠褐之士慕向之流探索於言外意表以悟火符之祕窮鉛汞之妙有餘師矣以是而進乎道德之域若所謂廣漠之野虛無之濱當層峯喬木之間風清月露之夕哦吟其空歌靈韻林唱泉答又焉知其霓旌霞珮之不來降也哉其可不與老莊氏之言而並傳也乎宇初忝嗣匪材豈足以盡其贊頌揚美譽恐有所遺墜姑序其槩以俟諸大手筆焉

## 悠然閣集序

也物且然況已之心尤莫之察也乎人性之善知覺既形莫不有悠然存乎中者與物同而物欲情慮蔽其私猶寒暑冬夏之榮悴有不免焉而能察其蔽釋欲盡則悠然之善本存故為學之道由仁義操禮節所以持其中復其初則已心之悠然者若實之有仁於吾無間然也士之立身顯親非求夫是而後達不足謂之學也番陽甲江西他郡以產殖貿之富民廣其利五季間賢士巨室爭出而周為盛迨元集賢司直南翁公以學聞居湖田間山明水秀覽而悅之遂構悠然閣其上○或有取夫晉陶處士詩語也未幾入

朝時大夫士咸有述始南翁泊左丞伯溫公皆顯宦族姓且繁而郎中公充復伯仲守世澤不墜元季兵興閭毀而克復虔仕途既還若上世手澤皆收襲具存余辱與克復契厚

○之著於無窮者焉予因致其望於是者敬序以復請

## 丹纂要序

黃老之書出而吾道興史載帝嘗問道廣成子於崆峒山其言非神異深奧而簡明要切易知易行者也至周穆王作草樓延逸人而後相尊信之若闕尹莊列諸子生戰國間以時上下而言亦異同然其授受之源一也蓋其本則三洞九霄諸經品道藏者其用世之說則內聖外王之道蓋公曹參以清靜而治

是也其要也使有歸於無實返於虛順元氣之流行而深根固蒂返本還元則性命混融守其一真復超乎無而已矣迨秦皇漢武取惑方術而其說清雜後之所謂金液大丹者始金碧龍虎經卷二十一太上石壁歌至漢魏伯陽本金碧經作參同契假易以明丹述五行八卦陰陽經緯之說詳火藥消長生化之機或引金石草木之類以證體用或託嬰姹龍虎之說以隱玄微而踵其後者全以木石比喻之言溺其要義以惑世誘俗不惟內外丹之傳由是迷逆而未知探訪者一槩以藥石爲丹舍身心之實性命之理因誤爲奇言謠語以權衡學者非特鼓惑一時且流弊後世者有

也元季間有陰薄之徒爭倡邪說爲採戰之術盜眉成書假先德之言以相引證誰惑當世富豪大賈之人且多從之以延年縱慾必喪身命而後已其始作俑者業誠之報當何如哉予嘗欲抵斥之患未能廣耳又或持草木雲霞按摩導引之文以爲入運之寶雖可養生延壽求其成工亦緣木求魚貧新教火尤庶乎邪說暴行而已矣所謂南北二派其真所宗金王重陽氏南派則張紫陽氏張之書多文而隱王之書皆直而約張氏之傳必内外合而後成王氏則修內而已矣然其授受之與必學者力究焉有非旨之可盡也余自振教蒙

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至神無方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易之言神至天蓋萬物自一氣生氣分而太極判兩儀四象五行各在乎氣之中由五行之氣布而萬象生生之無窮其五行之運陽極於九陰極於六二五九一之道又備乎五行之中一爲萬數之根而氣爲萬有之母氣之流行統宰於神然後變化出焉天以積氣而成帝以統神而名若一氣生三氣三氣生九氣九氣生之無窮彌滿六虛皆氣之化生是謂之諸天也諸天歸之於虛無言其不可以象求也是以吾教之設本乎虛無自然其虛無自然者神氣也知養夫神氣則性命之道備矣而

可因誦心會不惑於繆戾之病亦無取於經世無善者之訛議其於黃老莊列之傳亦庶幾不失其緒焉使傳之廣且久則蒙吾道之澤有自矣況栖遁山林日積月累進之不已豈登真躋景之不可繼哉然尤在夫善根上

### 生神章註序

國恩以光宗教是錄平昔所覽經論詩訣上自帝真師匠沿流而止探考異同擇其精要足爲學門軌範者題曰丹纂要不惟便於玩覽實將發性命之理神氣之要一貫而萬備

修之之方雖或同異其原夫三洞九霄之旨則一矣蓋三境梵然結篆成文非人世演說模倣塵言之類也九天生神章經道貫明其分章括句皆至贊之奧每各府命元而有一天其修煉之徑盡矣內而修己外而度塊故誦之九轉七誦皆按數之妙可以坐致自然白日登宸蓋非讀誦使然十乃成數天地之造化係焉人身備天地之造化豈登真應化之道有不可得哉况按金液返還之旨九乃陽數也夫元始之演妙神王之進請其災劫種之訓至矣自赤明開皇以來仙曹之判選若階而升其不修善行不求至道者豈不於是深所感畏哉其能修者不惟度劫成真乃上證僚擢非由養氣煉神回九氣於萬靈○之仙真其神靈所寓無往不在凡禦災釋患之異有禱輒應豈不足以陰翊

明之津筏者也暇日某命工鏤梓以廣其傳其存心惠澤至矣間書請序其首余何足以開倡其旨使人人知所皈向况幽顯之大者乎然違是而修之久乃神靈蒸化躡浮韶鶴空返已之天於虛無之上則高虛清明之真不是所遊焉

### 武夷山志序

世之謂方輿載方郡志之書率於名山大川靈踪遐躅莫之盡詳焉蓋非載籍之遺缺而代之鴻生碩士多病以虛誕而諱言之然古之仙真其神靈所寓無往不在凡禦災釋患之異有禱輒應豈不足以陰翊

嘗祠武夷君于建命祠官領之山有漢祀壇遺址或曰秦始皇二年八月十有五日上帝同太姥元君魏真君子審設會幔亭峰之頂虹橋接空魚貫而上者千百人呼鄉人為曾孫享以酒核皆彩室綺相供帳華盛靈樂迷委已而風雨且作竟失所在子嘉始學道於山從張湛孫紹等十三人遇控鶴仙人受道皆仙去下而唐宋迄元得仙者常輩出冲祐觀始創於唐天寶間迨南唐寶大八年李玄輔於道有得遂遷今址賜額曰會仙宋初凡殿宇廊廡更新之太宗寵以御札祥符二年賜田若干熙寧初秩二千石者領之暨紹聖元符端平嘉熙紹定間構雨輒應信加封號錫田號貌之恩累降元天曆亦寃黎賀如前而貞人介士代不乏焉以是名於天下與三山相先後也蓋建之曰丹山碧水者可峰麗岫層見疊出于一水萦纡之間而岩姿屏色趨掩拱挹凡洞穴壇壝不可枚紀每皆勝絕孰不有仙真異人居之是故若朱文公蔡文節公劉文簡公一時名賢鉅儒亦皆讀書

有所悟入矣清源董圭山註釋明達靈幽  
武次曰夷其亦莫得而辨也漢郊祀志武帝

講學其間則九曲之勝跡于四方者亦豈偶  
然也哉余嘗異夫三茅山楊許二長史之會  
于華陽洞天麻姑之會蘇經方平於仙壇也  
稽之傳記若劉向漢稱博極群書其言未必  
証也以是知慢亭之集必不妄矣其可無所  
紀述也哉而山志考載且詳誠足傳遠矣余

嘗欲一遊而未遂主觀者某間請序其首余  
固不獲以淺陋辭而亦尚圖詢諸遺老殘文  
以補其未備云

### 白鶴觀志序

○自黃帝獲鼎學仙丹成而上升繼則周穆王  
作草樓召仙而其說始殷逮秦漢求仙之盛  
而方士迭出謬以神異誇誕取惑好慕之君  
淆雜虛玄之授招時訛議者亦宜然豈無真  
仙者潛避窮僻遺名棄跡以修之故其丹爐  
藥臼靈書與詠或秘諸岩洞或留世隱顯雖  
其跡不同自古相傳代有之矣江西豐城之  
白鶴觀在陳大建間其地真仙甘君之靈跡  
也甘君幼篤孝以行聞於鄉里學道有年聞  
旌陽許君善往師之許君與偕往師丹陽女

仙譜娶得祕授法行日著乃從許君積功江  
漢間若其圓松禦怪斬蛟蜃祛蛇孽以三尺  
効致功可益萬世其名跡垂之無窮必然矣  
况其功烈尤有不能具錄者乎而許君嘗有  
淨明忠孝之法行世其說皆本大中至正之  
理非他符訣呪步比也甘君以孝行之著成  
仙蹟空其功與道豈不得之忠孝尤多矧仙  
之為超脫凡俗之逕未嘗去人道而必獨善  
也此甘君道既成事母終而脫去則可謂兩  
全矣抑凡仙真區宅必山川雄勝而豐城之  
佳秀宜有以疑其質然而也余今春謁西  
山玉隆宮還經白鶴觀雖風雨之夕探採遺  
逸尤有足起慕焉其地雖處閑閭間景物幽  
麗詢其兩楹乃吾祖虛靖真君窪盈方丈其  
前龍潭真君飛幻處也道會駢某者士熊某  
主觀事且出甘君所爲丹經洎觀志及真君

與任首座書言尤足以有發而事異名存掌  
不重為感惜者馬越夏某來山中以觀志請  
叙余幼嗜名山水間以窮幽索勝嘗歎古今  
名跡不獲徧覽若甘仙之神德優著乃獲讀  
仙譜娶得祕授法行日著乃從許君積功江  
漢間若其圓松禦怪斬蛟蜃祛蛇孽以三尺  
効致功可益萬世其名跡垂之無窮必然矣  
况其功烈尤有不能具錄者乎而許君嘗有  
淨明忠孝之法行世其說皆本大中至正之  
理非他符訣呪步比也甘君以孝行之著成  
仙蹟空其功與道豈不得之忠孝尤多矧仙  
之為超脫凡俗之逕未嘗去人道而必獨善  
也此甘君道既成事母終而脫去則可謂兩  
全矣抑凡仙真區宅必山川雄勝而豐城之  
佳秀宜有以疑其質然而也余今春謁西  
山玉隆宮還經白鶴觀雖風雨之夕探採遺  
逸尤有足起慕焉其地雖處閑閭間景物幽  
麗詢其兩楹乃吾祖虛靖真君窪盈方丈其  
前龍潭真君飛幻處也道會駢某者士熊某  
主觀事且出甘君所爲丹經洎觀志及真君

其言履其境敘不可辭矧尤祖之遺聲逸  
跡間可以詳夫紀載者載然某克盡其職且  
編次成書欲寄諸梓可謂善究其本矣使他  
日真仙之靈跟異化與是錄同其弗泯於吾  
道豈不甚盛事哉繼者勉之

### 張嘉定集叙

澹漠先生張公詩集若干卷吾友大椿編次  
屬敘於余其不獲辭也記髣髴時嘗侍公於  
先君子之側獲請益焉當是時稱鄉先生盧  
公伯良夏公伯承爲同門師友而學業又皆  
齊驅並駕而莫知其孰先後焉公爲吾里著  
姓自宋元簪組相屬多以文鳴公幼歧嶷才  
贍氣銳暨長博學善記誦猶長於詩元李隣  
邑以詩名者若張公仲舉黃公君瑞危公大  
樸皆嘗頷頤其間而李先生仲公祝先生菴  
遠猶所師也間挾所蘊老燕趙間卒無所遇  
合道吳楚而還居無何天下雲擾豪俊並起  
一時僭竊之徒間聞而聘之竟潛退不屈而  
其流離忠憤皆見乎詩而雄放之氣毅如也  
我朝

國初奄有海宇首以遺逸徵公赴

閩授知嘉定州秩滿以老賜還乃泝吳越淮

湘而歸晚築耕林壑杜門家授於詩益工州

之民嘗有以誣禍搆連逮數十人公直其事

獲全迨今人猶德之公之詩其體裁風致本

乎風雅而漫溢乎漢魏六朝若盛唐初元而

下所不道也蓋其氣岸魁偉美姿表故吐辭

運思捷若神助宿構不假窮索苦思而成其

雄渾淵永若穹華之雲長江之瀾不可涯測

而跡求者是所以漫溢庸陋者所不能造也

此其知名王公學士大夫間信不虛得矣惜

其平素撰述中罹兵燹散帙者多虛公嘗拾

其千百圖永於梓未完而殘藁復遙不存

間愛而不能棄者手錄其一校大樁所錄

居多惜余無似嘗承教於公而不能副其訓

育其敢妄叙之乎然公之學優辭斂不惟駢

華競秀於一時而其盛德偉望已嘗見於事

功其遺聲潛曜豈竟泯泯漸墮者哉矧吾大

椿力學好義將繼蘆公之志為不難矣又豈

不樂為斯文道哉公諱率字孟循號澹漠門

弟子以澹漠先生稱云

宗濂素叙

余友倪君子正少從學先師夏先生相承而

授陸氏本心之說於彭先生孟悅其踐履爲

實推信於鄉里者雖庸夫愚婦皆知其為君

子也窮居陋巷貧窶自守慎交友寡言於師友

請益不怠而動容常若不足間苦疾鮮為文

辭或強綴作必稽諸經一出於純正余嘗聞

性理之說於彭公其琢礪討論皆君之益凡

文處十餘年猶一日也某年以薦辟除新建

教論間兩還鄉里獲與研究古先賢指前言

往行陶冶于踈林荒磽軒燈池月間其意味

醇熟求之古人不多讓也洪武十七年春服

缺赴京示微疾終余悲不勝嘗勉其子衡勿

墮其手澤後四年衡持文若干篇曰宗濂橐

請曰先君居新建時縣庫乃元江丞相宗濂書

院也故藁以是名先君託知之深莫公若也

願叙其端余不獲辭諱之再而感曰夫士之

為學求足於人者多求足於身者寡矣君育

天地之和山川之秀蒙先世之澤質淳氣清

矣然究其會同其言可得而竟泯泯者乎使

其傳之不替豈不羽翼乎周程朱陸之言必

矣墓則友人吳君伯宗為之銘惜余無足以

發之姑以義弗辭叙其槩焉

雲溪詩集叙

性行端潔自非庸儒俗生所能至內既足於身而外亦無待乎人者也故其言論風旨一誠不俟立而自著是所以得之本心也歟宜

其施諸事為訓諸講解舉不論於口耳之習

本諸簡易之理精微之得道不待究而自明

誠不俟立而自著是所以得之本心也歟宜

其施諸事為訓諸講解舉不論於口耳之習

誠則聖人之道經世之法具矣尚何俟其繁

贅也哉其策問講義敘說皆發乎正大之要

存養之方陸門之楊錢殆不是過也其詩歌

篇什得乎性情之實而章孟之閑雅陶柳之

冲澹有焉惜未之大用無以發其和粹之蓄

豈聖代之可多見也乎今凡新建學徒在當

時嘗聞其言者尤有立是豈其涵濡操勵之

工為少哉惜其學本諸陸而世之宗朱者或

有不與焉是故其特立不惑宜世之鮮知也

其傳之不替豈不羽翼乎周程朱陸之言必

矣墓則友人吳君伯宗為之銘惜余無足以

發之姑以義弗辭叙其槩焉

孟子之言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夫詩豈易言哉自三百篇古賦之下漢之蘇李魏之曹王劉應去風雅未遠始有以變之晉初阮陸潘左之後尤未湮墜逮六朝鮑謝顏張出而音韻柔妙體格綺麗則風雅之淳日漓矣暨唐初宋杜陳劉盛唐韋柳王孟作而氣度音節雄逸壯邁度越於前者也而集大成者必曰少陵杜氏在當時如高李岑賈亦莫之等焉則杜氏之於窮達忻戚發乎聲歌者有合乎風雅而足為楷法矣唐末風俗侈靡宋之稱善者蘇子瞻梅聖俞石延年王介甫歐蘇朱楊而已及元范楊虞揭輦倡遺音於絕響之餘直追盛唐一時禁林之儒生四方之士人莫不宗師之凡江東西之間能詩者尤盛蓋得乎已者高而宇宙

三山川之大近而卉木禽蟲之微無鉅細妍醜之辨接於目者會於心其操辭運思若江海之奔而不可遏矣故代之辭人墨客以是名者駢華競秀極比鱗次及求之大章全帙可

雅之刪取雖出於庸人愚婦之言者其風利美怨皆足以薦之廊廟禪之政化而王澤具存焉其曰詩既亡而以春秋續之則為詩者必欲繼其亡者焉是以後之學者苟不操源溯流發乎性靜之正資養之實務趨於模測雕織窺古人之餘膏剩馥惟將和鉛吮墨剽獵纖碎驛駕於蘭苕月露之湏以誇時自足是豈足與言詩也哉余友楊君孟頫世以詩鳴余壯歲嘗讀其伯父顯民詩惜不盡見今春延孟頫授業余甥采其言論風旨恨得之晚且出其平素詩若干篇獲盡讀之及扣其家其先自伯起者漢為名儒世稱關西夫子迨隋唐多顯宦有名者官江西某處因遷居進賢縣之水北里寶高宗麟德元年也至宋有諱仲博者舉進士第擢長沙令轉江西漕運使而終又諱龍偉者亦舉進士為奉陽簿仲父季子元為中書檢校遷禮部侍郎終贈本部尚書以是族日益蕃今凡居水北者二十有九世矣其學則祖叔能師宋監胄生見心危先生季輔顯民季子皆學於叔能率以

家教相承季輔志識閑雅冲澹晚節亦慕道家縱閑之說廷明師萬教諸子孟頫德充而學贍其襟度辭韻清麗宏達法於杜而備衆體者也蓋世為簪纓家其淵源之懿研沐之習有素矣余固知其不以顯晦榮悴累其中而向使列之英俊之林又安知其不可續清廟之音以鋪張盛世之述作也哉此亦其志夫國風雅頌之大者焉抑余無似退卧乎窮山密林曠意風月寂寥之濱其淺陋良有以麗澤之又豈能盡知孟頫哉然感夫世之知詩者如孟頫且鮮況信能凌厲前古而與造物者爭衡也乎間屬叙於余情不獲矧俟於異日豈惟是哉

### 許氏族譜序

嘗讀周官書其小史之職真世系辨昭穆以定邦國之制雖古無譜牒而嚴大宗小宗之法自宗法不修而尚門地由是而有譜牒之識馬斯所以昭穆不紊殊底有別也然代之譜其宗者率欲光其先振其後凡得同姓而顯著者必將攀援附羣而成書雖自欺以取

誇於一時而其專祖明宗之法胥失之矣又何代夫為之後者此學士大夫之所不取也蓋遡而上之莫得而詳焉是或有所誣也歟或不求門地之素風俗之淳而徒資產之厚聲利之盛則以巨室名聞尊尚之其於古之

人久近之別賜姓命氏之原尚何自而考證  
之哉高陽許氏春秋之謂齊侯許男後也春  
秋之後無復國其後以封為姓按譜漢許氏  
侯者七人王莽敗始失侯東漢猶更許荆者  
其下爲汝南人各有聞許靖爲蜀太傅許褚

事親封侯晉許敬徵孝廉不起其後稱高陽  
為盛許邵壽唐安陸郡公敬宗為龍翔相孫  
曰遠天寶之亂以義死宋祥符間許遂為將  
作監主簿許怡元為江淮荆湖兩浙制置使  
其後族大且蕃累仕于朝至某者由某官遷  
撫之宜黃因家焉是為江右著姓某於譙為  
世戚外兄碧淵嘗以其譜牒屬序馬余嘗感  
夫戚衰榮悴之理駸駸於無窮者一何甚然恩  
幼聞故家遺俗莫盛於元蓋以享國之久恩  
惠寬厚貨殖蕃碩凡其有休聲餘澤者靡不

○思以振復興起者馬故不惟齊席豪縱之贊而詩書之澤孝友之風猶彬彬間有之者矣迨今凡三十餘年運去物改一旦鞠為榛莽者有矣其亦消長之數信有定在也耶矧以學行世其家者非假譜牒之存以詳其支派之遠嬪嫣之自則祖宗之嘉猷盛烈曷有不顛隳者哉而能存其譜者亦鮮矣其若許氏之能善寶其存所推本者皆穿凿令望之主可謂敦本知自者焉惜乎未識用衡而於畧端之言可微矣是不辭而為之序

贈御風子序

世之具形氣者有生於無而無復歸於有故  
形載乎氣而氣御乎形也元氣運天地而陰  
陽行焉天之覆地之載日月之明四時之序  
晝夜之續鬼神之變萬物之衆其運行而不  
息者皆有無自相生化者也古之善訓人者  
惟使趨乎道而已知趨乎道則達有無生化  
之機矣然世之謂學者苟聲務華飾外忘內  
居者山中間遊鶴松下值一道者蓬蒿翛然

揖而言曰吾遊江海間久矣嘗扣異人以金液還丹之道信夫列禦寇指尻輪神馬之說而有御風之神化者也吾雖未知能也其然乎其不然乎顧有以發之曰風之爲物也聲而不形蒙莊氏謂之大塊噫若是馬其御也果有鳴乎所馮虛者則何致福之數數然也所馮者非虛又何福之可致耶況數數也哉是故難免乎猶有所待者也孰若無所御而行是無待於外矣故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乎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彼列禦寇之御乎尻輪神馬者乃一氣之往來無窮。是託乎御風也果何待哉故其遊之不息非以邊涯可得而測焉況旬有五日而後返耶。有息而後返而未嘗不息矣特有之所以乘無無之所以御有也及乎非有非無而生化化之機盡矣子之於學也必求夫天地之正六氣之辨修之於己日積月至而後形神死化亦御乎尻輪神馬之無窮則風不待御而行矣其視致福乃吾無所用者哉舍是而欲之雖使飛廉列缺侍乎驅車霆轍駕乎

雲道星術尚何能御哉雖然凡造乎道者必去浮幻絕識染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視世之貴者為埃壘身之重者若土苴則其自待也輕舉天下無毫髮之足累其中猶馮虛而行不假於御而莫知止也雖天地之外不可以

跡限之也矧子以剛勁之質參究之學使洞視有無之表而遊乎逍遙之墟廣漠之野若萬竅之怒號衆竅之為虛寥寥乎之不聞刃刀乎之不見又何衆竅之謂地籟比竹之謂八籟吹萬之謂天籟也乎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則有無之間皆一吹萬也斯求造物者之所馮哉而吾獨不得而至焉子其勉之道者因請以自號并錄其言而別

送琴士朱宗明序

樂之所以致和也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

陽而通乎鬼神是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其感於物而動乃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音之發有喜怒哀樂欣戚邪正存焉此君子之於琴瑟斯須不可去也故曰琴樂之統也君子所當御也蓋凡接於耳目具於四體必禮以節

之而琴足以閑邪琴非怡心養性是得乎性情之正焉其與夫鸞和珮玉雅頌之音無故不徹也冥冥其由羲農虞舜文王孔子而下伯牙屈宋之作也或感於憂思形於悲歎故於悅懌始終諭法杳渺劃然若怒終而颯爽激烈淒然若悲其急也風雨震而崖石裂焉

其緩也波濤作而蛟龍興焉其大也騏驥驟而千威舉焉其微也泉溜滴而蛩螢語焉此其千態萬狀不可得而盡也信能與陰陽相摩天地相蕩也矣在夫得之心而應之手也。○非習之有素不亦難乎且必得乎性情之正而後不失乎聖賢之餘韻也豈徒悅乎流俗之觀聽也歟昔之稱師襄師曠師文者其去遠矣其下損益者雍門周司馬相如蔡邕孫登嵇康桓譚楊收之徒各擅其說近代之以

是名者惟曉山徐氏子方袁氏敏仲毛氏伯振楊氏學於徐袁而鳴一時者起敬冷氏是有江淛二操之辨後皆徐袁為宗焉余少嗜其學聞於通都大邑遇鳴於是者必叩焉其曰淶學者皆然而徒誇多競靡而已求其音

節雄逸興度幽遠者亦甚鮮矣聞士朱宗明氏師於袁冷其友也今春來遊吾山相與掃石鼓于峴泉之上其曲也調也皆清深雅淡雄逸飄縱信非誇多競美者比也未其論說必以得性情之正為要少遊四方多所覓訪

我朝

國初首以薦赴京力辭獲還凡聞之巨室大姓更相延致之而其齒髮向暮乃得乎音之妙者宜非一日也然昔人謂之高山流水者獲與之陶情寫意於風林月澗中矣其別去也豈不夢寐乎吾天籟雲濤之聽也乎而亦果何為黃鍾白雪之音也特恐均不能忘乎耳哉於其行遂抱琴鼓之溪之澗再鼓而不知其有離聲也乃序其槩以為贈

遊仙巖詩序

予嘗觀夫世人靜躁勞逸之異也其出處語默必見乎性情之趨好焉是豈得強而至哉苟強而至又豈造夫趣之真也夫吾山仙巖凡居二十有四聞於四方久矣由漢天師鍊丹茲山而龍虎現巖因益名由是天下士人

無貴賤老壯凡偶經特謁者靡不願一遊焉。以是遊帆竟棹而往者歲無虛月矣。洪武丙子李秋六日予偕館賓楊公孟頫仲氏湛碧吳甥汝諸侍遊者王景山吳處淵東止安也。命舟溪游崇酒榼散而發焉縱波衝渚而下。不踰時而達是夕息巖之左曰演法觀乃漢天師祠也危臺傑閣高出天際水簾斗壇丹竈芝巖交列左右相與偃息踰夕明旦發舟。篙人指顧下工應接睇眄之不暇而返島洲諸之間惟石異木幽葩奇卉縹縷重複皆聯芳獨秀之可喜也須而旋汀歷漱若坳窪抵。

○<sup>三</sup>益石異木幽葩奇卉縹縷重複皆聯其千霄麗日排空而上者岌峩威蕤惟巖峙谷聳蒼嵒綺錯而已遠而狂瀾洶渚齋法渟澗餘不知其有窮也久之即巖下振衣而上懸石萬仞若垂蓋覆宇可坐數十許人遂陳觴羅俎而飲於是吟者歌焉琴者絃焉繪者圖焉蓋一日之懽移夕乃已時天風西來恍若欲躡空駕浮而興不可遏遂命舟訪巖之右曰明誠觀者吳大宗師河圖仙壇也天且暮乃明大趨宿主祠者曰吳從善氏善日者術延談竟夕明日乃還所賦詩若干不覺盈袖成卷矣益頫乃次第成帙而告曰人生行樂耳今夫名山大川為仙真之窟宅吾聞有年矣不啻蓬萊閬風方臺圓嶠之勝也世之願一遊而不可得者多矣或聞而以為恆誕之誇而未之信焉今也幸遂一覽若安期羨壁突然而起者蛟騰豹躍龍裏虎踞俯首而伏者屏列障闢雲奔霧湧千態萬狀層見疊出而尤其嵌空蟠虬者庵庵重牖櫟杼梁堵卑其間使人仰視慕羨心融神釋信不知其有人間世矣下視澄潭一碧靈鏡四庭而

其能同此樂者幾何人矣後乎千萬載孰知未能同今日之樂者幾何人哉然則鶴而軒冕沒溺氣垢或風雨之晦冥人事之欣戚不可勝紀而不能從茲遊者其相去豈不霄壤之間哉矧是遊也且有詞章絃詠之樂視昔之赤壁劍溪之興亦未必多讓也其能已於言乎抑世之躁者恩靜勞者慕逸其有得夫天趣之真否乎遂樂其請而序之

### 還真集序

○<sup>三</sup>仙道自古尚矣由黃帝問道廣成子世稱黃老蓋廣成即老子也仙之說始焉若唐之錢銓夏之嘯父商之宛丘周氏王喬三代則固有之而周穆達草樓以延士其說始著殆秦皇漢武惑方士藥石之術雖王次仲東方朔之徒而不知師而其邪說滋蔓清裸卒以殞身則世之鳩生碩士並起而訾斥之亦宜矣若漢魏伯陽做易撰參同契本古文龍虎經雲霞補導之術一明乎身心神炁自然之理假卦爻數刻以則之靡不合乎奇耦象數也

厥後由鍾離雲房授唐呂巖則祖述其說而  
歌辭論辨庶得乎指歸之正代亦不乏其人  
焉若宋之張紫陽石杏林陳泥丸白紫清李  
玉溪李清庵皆一時傑出凡其辭旨亦不下  
伯陽而互有深造默會者焉夫相去千百歲  
之間何言之若合符節者不期然而然哉此  
無他千百世之理同也心同也其所以清異  
者必邪妄詭誕之說非取誇於時必鼓惑於  
後其能果合於身心神氣自然之道乎此古  
之人必得人而授而道不虛行也抑亦非師  
之祕玄蘊與不安啓示而學之者無累功積  
行之實徒飾虛文偽與馳聲揚耀者無異尚  
何足語道哉其能見諸言哉南昌臨江混然  
予以故姓博學嘗遇異人得秘授猶勤於論  
著予讀其言久矣間會於客邸勿遽未遑盡  
究今春吾徒袁文逸自吳還持其所述還真  
集請一言予味之再信達乎金液還丹之旨  
其顯微敷暢可以明體會用矣使由是而脩  
之雖上溯紫陽清菴亦未知孰後先也矧予

○峴泉集卷之二

得而盡絕者猶喜其言足以振發末季之弊  
也庶或志士貞人有咸味美玉之辨焉則邈  
神胚暉馮翼之初煉氣混芒溟涬之表為不  
難矣是所以盡乎原始返終窮神知化也歟  
尚容招黃鶴凌空而下相與共論乎湘濱岳  
諸之間未晚也是書于編首以俟

峴泉集卷之三

著山無爲天師張宇初撰

三

吾里象山之麓繩豆數十里起伏百折隨其  
淺深遠近皆秀結氣融而出室玄館必踞其  
會縈嶺最幽而甫近由嶺南行數十步至榆  
原茂林曲磽聲潺潺若環珮泉石幽僻而愈  
勝行不半里爲朋山山之耆德士張如愚栖  
息所也以樂其勝與朋友共因以名焉洪武  
辛酉薙榛莽築草廬數楹環堵一室左右竹  
樹交蔭磽鳴鏘然丁卯秋余與如愚登龍井  
象山還即其廬指而告曰此吾蚊睫窩也余  
少讀列禦寇書聞老商氏之道其言曰焦螟  
群飛而集於蚊睫栖宿去來蚊弗覺也塙至  
小而栖於蚊之睫蚊非大而可容况其睫乎  
吾少志瀛渤視湘海不啻均水山嶽不啻犁  
土直欲遊乎無形達乎無隅栩栩而快達達  
而覺不知天壤間果何生何化而時其來順  
其去而已矣今已息我以老其故數擣逃榛第三